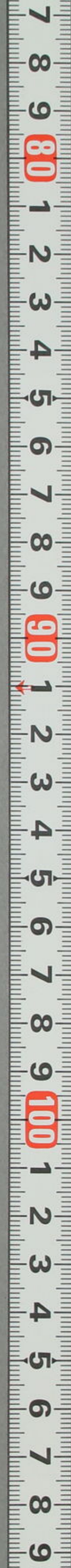


講義附錄上



桑名所藏

十五

玉山講義附錄序



亞聖公不云乎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學者有之然或未知所以守約也說約者亦非無之然或失於急迫而不足以得之也博而約

王詳附錄序
約而博者於贈大師微國文
公見之其解說聖經發明道
學者博約無備之要也其餘
贈卷時人示論門人者文集
之高堆語類之積累不知幾
億萬言皆有益後學為希聖

之端所謂博學而詳說也如
玉山講義其字數未滿三千
言然教人親切之訓備盡矣
所謂說約也此是講義收在
文集則猶巨海之一滴太
倉之一粒故潛心善學者鮮

王講附錄序
矣獨禽津中將源公表章
之翫味之而稍覺有得於心
然慮若無格致之功唯讀是
已則有急迫之失而載講義
於上頭而參考語類文集以
演繹之推擴之輯為三卷卷

中又分限類次總七卷號曰
玉山講義附錄既成有年有
求者則贈之不取秘焉不求
則不必廣焉乃是勵有志者
而不誇其名乎僕亦幸得一
部之惠而聊知其用力之深

也。此日招僕請作之序。序豈
易言哉。於是細觀其輯錄之
次。則上卷之始言太極之妙。
所以為道體之本。次述健順
五常之德。次合解仁義與行
智中卷。載元亨利貞四德之

義。下卷之始專說仁一字。又
論智之要。終發性命鬼神之
理。蓋聖人所罕言而幽微難
說者。所以為最末乎。想夫陳
北溪親炙文公。作性理字義
其言皆雖出所聞於師。然猶

不能無私見乎今此講義與
附錄併是文公之遺言也以
文公之言演文公之言則與
直指面命同而如合符節者
豈啻私淑與聞之謂而已哉
今學者人人言讀朱子之書

然至文集語類簡帙重大則
束高閣而一覽之勤猶有僕
之者况於其反復丁寧類別
條目哉竊謂以顯貴之身親
抄纂之事自非平生孜孜勉
勉好學之篤豈可至此也且

王講附錄
聞語類文集之中先儒未著
心漏開示者往往搜索載各
條之下則其識見之明亦非
尋常之比而所以深造自得
者不可測乎此書施行於世
則附錄者博學詳說之助也

講義者說約之要也然則學
而不徒博亦不可徑約而文
公之學可窺其籬孟子之教
亦可守乎然則大聖之所
以循循誘顏子或其可庶幾
乎

寬文二十一年壬子仲春

弘文院學士林恕謹序

寶永六年己丑九月十四日安宗先生於長谷川氏宅講習

玉山講義

先生曰事此來得觀學校鼎新又有靈芝

之瑞足見賢宰承流宣化興學誨人之美

意不勝慰喜又承特設講座俾為諸君誦

說雖不敢當然區區所聞亦不得不為諸

君言之蓋聞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

人故聖賢教人為學非是使人綴緝言語

造作文辭但為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

崑字古字字三國史
今俗云万年草亦不
此事實實レレヌ
玉山ニ生シタルカ又
文法デ氣化ノ改リタル
ト云フカマツ文法ラシ
ノニルシ芝草ハ賢
人出世ノ特生スル矣

八出也... 元氣陰陽ノ説 孟子ノ
序ニ引ル程子ノ語ナ
ドカラ見ソコナフタリ
コレモ大ナル遠ニハ非
サレ氏只スベタトワリテ
云タトノ分ナレバ程子
ノ如クニ云ニハ及ハヌ
孔子ノハ人ノ心ヲ仁ニナレトス
名目ヲ知スルタメニサテ又仁俸義用氏云ルケレ氏仁ニモ義ニモ各俸用アリ

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
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諸君
肄業于此朝夕講明於此必已深有所得
不然亦須有疑今日幸得相會正好商量
彼此之間皆當有益時有程珙起而請曰
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
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
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

學竟ニナ根ノス又問之根ヲスマサズニシイテ其上ノハワサバカリ也

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為仁何者為義曉此
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用力處
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
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
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
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
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
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

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為仁何者為義曉此
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用力處
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
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
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
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
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
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

韓子 語ハヨケレトモ
三ノ説アレバトクハ
ハマメトミヘタリコレハ
朱子ノタスケテ取テ

人作テノケルノナラヌ
モノ水ナレバツノタヒト
云モノハドフモ人作テ
ノケラレヌ

非有物エヘテツ有物
モノヲ出メ底道理
ト云リ面白キ

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
得之却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
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
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
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
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
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
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

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撝節底道理智則
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
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
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
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
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
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
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

各林對人言
ハチニ文集ノ語ト
ハチニ文集ノ語ト
ハチニ文集ノ語ト

夏限の室林ノ中ノフク
ロノアノニ思フト遠フシ
サキニ文集ノ説アリ
春林徳久書

生底意思ハ謝頭道
ノ語ヲ取テ發明シ至フ

生キタ義礼ノ一ニナルノ愛ラシクミゴトニ生キタ一義ナレバ義ノサツハリ
シタカ直ニ仁ノ義之能好人能惡人モ是之満腔子ノ味思合スベシ

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
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
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
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
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
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
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
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

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位之本體也。義則
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
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
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
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
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
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
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

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
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
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
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
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
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
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
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

タテヨコトナカラカヘサニ
シテミテモスジガ通リテ
イル

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
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
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
功夫處矣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
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
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
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
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

遂言ハ其一章ヲアゲ
合点サセテソコデ云出
レタ次第ヲヘテ云出サ
レタ
人タルノ當然カフセキハ
ナラヌト云フアルハイカ
サマ人間ノ役義ゾ

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然
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
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
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
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
事譬之夫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
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
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

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
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
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濁昏明之
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爲
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
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爲賢稟其昏濁之
氣又爲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爲愚爲
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爲而性之善未

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爲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爲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爲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

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

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爲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爲深

惣作ノ地コレラハハ徳性
ノ方其上ニ種シキテ
色々養ノ次第アルハ
問學ノ方

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才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

六 玉山講義一
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蓋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敦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

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處矣今時學者心量窄狹不耐持久故其爲學略有些少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爲至足不能遍觀博考反復參驗其務爲簡約者既蕩而爲異學之空虛其急於功利者又溺而爲流俗之卑近

此爲今日之大弊學者尤不可以不戒五山人又記得昔日曾參見立身スル端明汪公見其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通顯而未嘗少有自滿之色日以師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爲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則自近世各卿鮮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之人諸君視之丈人行耳其遺風餘烈尚未遠也又如縣大夫當代名家自其先正溫國文正公以盛

北狩ハ春秋ヨリ出タル
詞シイケドラレタル
ナレ氏直ニ指出メ云フ
エシヨレテシ狩ニユキ
遊山ニユカルト云キ

初手ヨリ寸長一ハ取
カ、リアツメルハ細工字
ニメアシ、大本立メ上
デハ自コレモ師法ニナル

德大業爲百世師所著資治通鑑等書尤有補於學者至忠潔公扈從北狩固守臣節不汗僞命又以忠義聞於當世諸君蓋亦讀其書而聞其風矣自今以往儻能深察愚言於聖賢大學有用力處則凡所見聞寸長片善皆可師法而况於其鄉之先達與當世賢人君子之道義風節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諸君留意以副賢

サテ惣侍ノ主意ハ嘉
先生ノ仁說序ニアル通
敬恕克復ノ功ヘツマ
ル仁義ノ名義ハカ
リラスマシテハ益ナシ
畢竟程珙ガ問ガア
レ、再三問カヘスベキ
トシモトハズソレユヘニ
朱子モ說得不痛快
トノ玉フケツク後來ニ
陳器之ナドカ往來ノ
問答テ精クナリス

大夫教誨作成之意母使今日之講徒爲
空言則區區之望也

年譜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朱子六十
五歲冬十一月戊戌行至玉山邑宰司
馬邊請爲諸生講說辭不獲乃就縣庠
賓位因學者所請問而發明道要聞者
興起迄刻講義一篇以傳于世乃朱子
晚年教人親切之訓讀者其深味之

玉講附錄上之一

答林德久書曰昨在玉山學中與諸生說
話司馬宰令人錄來當時無人劇論說得
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喻反
復曉譬却說得詳盡因並兩次所言錄以
報之試取一觀或有助於思索也又曰素
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
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

仁義一ノ實ト云々カ
面白クシカニ悦ブモ
タシカニ哀ムモノタシ
カニハヅカシキモノ、實
ルイニ非黄非白ノ

子中最為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
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
先有箇虚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
正作ナイモノガ拾ニアリテソレカラ段々ニ出來テクル
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虚空底物裏向包得
又正作ナイモノ、中ニ包ミレテアルナド、云エレシヌモノニトキナス
四者今人却為不會曉得自家道理只見
得它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
四者為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
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為體不

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
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
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墻壁遮欄分
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
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
為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
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
本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

所引程子云コレハコトミ
不入書簡ユヘ外ノ
カ一行ミシリタルニ程
全書暢潛道ガ本ノ
内コノ講義ヘカ、リ
タルミヘズコレハ余
ノコトニ付テ引タルカ

耳所引程子之言乃暢潛道本前輩疑其
間或非先生語以今觀之誠是不精切也
所論春不可以包夏秋冬亦未必然若如所
論則是元字是總說下尚須更添一字與
亨利貞別為四德矣豈理也耶禮智二字
當時只是漫說初無緊要然亦不可不理
會得今但以四時觀之即自可見也
朱子文集

六十

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書曰性是太極渾
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
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
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
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
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蠡起往往以性
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
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

孔子ノ時ハ性ハ仁
一ゾタレカニサフ心得
ヨト云ヤフナ新ニ不及
アノ時モ不新名目ハ
云タノサレ凡人々合
点ノ一デキワト断ル
ニ及バズ

感應ト云カ理ノヒカリ
一コレデトクテイカフ
早ヒ一コノ感應ト云
カ物ト遠ヒ人ノ全知

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
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
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
理自有間架（同ノ同ノ同柱ノ又タナ）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
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
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
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
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

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
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
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
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
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
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
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
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

情ハ善ナルモ
意ニハ惡アリ

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

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

兩ハ一字ノ意ト異シ
トカク對シタトキノ
ニバンメト云フニル

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

仁智對立ノ一ハ前ノ講義ニモナシ此書ハ一段精キ一ハ貞元ノ說大切ノル

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

仁曰父際云コ、カズ
ドスニクヒ知工夫ノ入
大事ノ如王字ナドテ
ウゴカヌ知筋ハニテ
イテ入交リテイル萬
事ノハタラキノ出ル
根本ノ筋ナレバ要ノ如
畢竟格物存養ノ
工夫ニアル知カラ仁
ノ出ル様ニモミヘ仁カ
ラ知ノ出ルヤフニモミヘ
ドレマデ仁トレマデ智
ト云キリハナシ

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
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
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膠合無間
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文集
五十八
答楊子直書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
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
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

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為
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
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
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
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
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
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
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

王講子錄

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為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文集四十五

太極陰陽五行只將元亨利貞看甚好。太極是元亨利貞都在上面。陰陽是利貞是

陰元亨是陽五行是元是木亨是火利是金貞是水。朱子語類九十四下同



元亨利貞說曰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

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亦謂此也。

文集六十七

太極說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

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又曰：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

不失其本然之靜矣。又曰：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又曰：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

本而行達道者也。夫理之主宰也。又曰：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文集六十七

答程可久書曰：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卽有是物。無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

而非在陰陽之外也。今以太中訓之。又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曰其物謂之神。又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爲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理卽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老莊之言之失。大

抵類此恐不足引以爲證也

文集三十七

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著。

語類

問立天之道。曰陰陽。道理也。陰陽氣也。何故以陰陽爲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明道以爲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亦只是

器之理如這交椅是器可坐便是交椅之理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與器未嘗相離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何謂一曰一如一闔一闢謂之變只是一陰了又一陽此便是道寒了又暑暑了又寒這道理只循環不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只如此語類七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

便是闔殺了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語類一

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道是器曰繼之成之是器善與性是道語類七十四

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語類七十六

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語類九十四無極而太極只是一句如冲漠無朕畢竟

是上面無形象然却實有此理圖上自分
曉到說無極處便不言太極只言無極之
真真便是太極語類九十四

答陸子靜書曰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
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
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
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為標準之
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

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
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
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眾人皆得
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
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中者天
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
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為萬
化之本然其得之自為至極之極而兼有

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又曰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為之為。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說。嘗疑其贅。今乃正使得著方知欽夫之慮遠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

中說。有若實見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尚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文集二十六舜弼論太極云。陰陽便是太極。曰某解云。非有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言耳。此句當看。今於某解說。句尚未通。如何論太極。又問無極而太極。因而字及生。陸氏議論曰。而字自分明下。

云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一生字便是見
其自太極來今日而則只是一理語類九十四
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語類九十四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
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
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
而二二而一也語類五
致道謂心為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致

道舉以為問先生曰這般處極細難說看
來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
道其用則謂之神直卿退而發明日先生
道理精熟容易說出來須至極賀孫問其
體則謂之易體是如何曰體不是體用之
體恰似說體質之體猶云其質則謂之易
理即是性這般所在當活看如心字各有
地頭說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

這說心是合理言。如說顏子其心三月不
違仁。是心為主而不違乎理。就地頭看始
得。又云先生太極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
機也。蔡季通聰明看得這般處。出謂先生
下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形而上者。陰陽
是氣形而下者。然理無形而氣却有迹。氣
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謂之無動
靜。又舉通書動靜篇云動而無靜靜而無

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
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
妙萬物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先生因云其
向來分別得這般所在今心力短便是這
般所在都說不到因云向要到雲谷自下
上山半途大雨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
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
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裡某因各人解此兩

振身へレミワタリメル
外テ合点レ玉フ

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著所以
以逸邁便作西銘等解語類五

幾善惡言衆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
也言聖人毫釐發動處此理無不見寂然
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卽是幾幾在誠
神之間語類九十四

通書多說幾太極圖上却無此意曰五性
感動動而未分者便是語類九十四

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
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到憊和萬邦黎民於
變時雍亦只是通也幾却只在起頭一些

子語類九十四

濂溪先生祠記曰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
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
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曠而其實不離
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

源顯微之無間者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

之贖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旣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

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
天下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
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
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
於斯世也

文集七
十八



桑名所藏

十五

玉講附錄上之二

玉講附錄上之二

答連嵩卿書曰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
天地之道也元者萬物之始對亨利貞而
言四時之序也錯綜求之其義乃盡文集四十

問陰陽五行健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得
那陽之氣順是稟得那陰之氣五常是稟
得五行之理人物皆稟得健順五常之性

玉講附錄

廣
賢

且如狗子會咬人底便是稟得那健底性
不咬人底是稟得那順底性又如草木直
底硬底是稟得剛底軟底弱底是稟得那
順底語類十七

問健順在四端何屬曰仁與禮是陽義與
智屬陰問小學詩書禮樂以造士注云禮
陰也曰此以文明言彼以節制言問禮知
是東歛底意思故屬陰否曰然或問知未

見東歛處曰義猶略有作為知一知便了
愈是東歛孟子曰是非之心知也纔知得
是而愛非而惡便交過仁義去了語類十七

問禮屬陽至樂記則又以禮屬陰樂屬陽
曰固是若對樂說則自是如此蓋禮是箇
限定裁節粲然有文底物事樂是和動底
物事自當如此分如云禮主其減樂主其
盈之類推之可見語類十七

問天命之謂性章句云。徼順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徼順二字。曰。五行乃五常也。徼順乃陰陽二字。其舊解未嘗有此。後來思量既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得。語類六十二甘吉甫以書問中庸言徼順仁義禮智之性。妄意以為徼順用也。仁義禮智之性體也。徼順二字在上者。先言用而後言體。又以配上文先言陰陽而後言五行。未知是

否。答書曰。徼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徼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徼而

義智順也。

文集六十二

黃商伯以書問中庸章句言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徼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竊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則賦徼順五常之德。理無可疑。然自昔抵言五常而不及徼順體之於心得非敏於為善者是

其健循其自然者是其順乎。然自昔祇言五常而不及健順。何耶。答書曰。陰陽之爲五行。有分而言之者。如木火陽而金水陰也。有合而言之者。如木之甲火之丙土之戊金之庚水之壬。皆陽而乙丁巳辛癸皆陰也。以此推之。健順五常之理可見。灝又以書問。中庸章句謂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或問亦言人

物雖有氣稟之異而理則未嘗不同。孟子集注謂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一說似不同。豈氣既不齊則所賦之理亦隨以異歟。答書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也。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幸更詳之。自

當無可疑也

文集四十六

李晦叔以書問大學或問中陰陽五行之說先生答黃寺丞云陰陽之為五行有分而言之有合而言之輝嘗推之云云答書曰分合之說固如此然就原頭定體上說則未分五行時只謂之陰陽未分五性時只謂之健順及分而言之則陽為木火陰為金水健為仁禮順為智義文集六十二

李孝述問曰孝述謂健有為順無為二者陰陽動靜之分仁禮之為健義智之為順竊疑仁之發即有怵惕惻隱之意動於中頑然不不動禮之行即有恭敬辭遜之容著即為不仁於外故仁恐為動之始動靜恐皆以漸致猶春之生物萌芽甲拆方動而微禮恐為動之極猶夏之長物而長短小大莫不盡見義則所以制仁禮之宜蓋即其中而為之裁制

李講附錄

使隆殺厚薄各適其分似有裁節又收斂之意雖略有其所爲其亦嚴且約矣智但分別是非當否略無作爲又所以爲動之本而仁禮之所由發也故義恐爲靜之始猶冬秋之收而去華就實智恐爲靜之極猶冬之藏而歸根復命妄意推測如此不知是吾先生批云此元亨利貞所以如循環之無端也橫渠先生曰虛靜者仁之本亦此

意。孝述又見先生答黃寺丞徒順仁義禮智之問云有分而言之者有合而言之者孝述於分而言之已隨愚見陳於上矣復以合而言者求之竊意仁義禮智若以用言則有有爲者有無爲者故仁禮爲徒義智爲順若論其所以爲是四者之實則仁是人之不忍之心似有柔順之意禮之品節一定而不可易似有陰靜之意二者恐

是徒中有順義之裁制方嚴似有剛斷之意智之周流不滯似有陽動之意二者恐是順中有健於是可見陰陽本不相離之意不知是否先生批云當時之意恐謂分則爲四合則爲二耳然如所說又自是一意卽所謂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者孝述又謂木火之爲陽動金之爲陰靜皆可言若水當爲陰靜之極然水流而不息未見所

以爲至靜處不知當於何處觀之先生批云水寒火熱水下火上其爲動靜之分者明矣孝述妄謂五常是五行之德五行之氣其行於天者固未易見若質之在地者竊疑與德之在人者無往而不相配今隨愚陋所見言之五常之未發則本體中存恐如木之在山火之在燧金之在礦水之在地土之未動及其既發而有惻隱羞惡

恭敬是非誠實之情恐如火之出而炎上
水之流而潤下及由其情充積成行如仁
之爲孝爲弟爲睦爲婣之類恐如木之爲
棟梁榱桷火之爲燈燭炬煠金之爲刀斧
盤盞水之爲池沼江海土之爲塼瓦墻壁
故五常之未發只可謂之五常而不可以
萬行名及其發而成行隨在不同則各隨
其所成之行名之而不得復以五常名矣

十當
作方

恐如五行之未動只可謂之五行而不可
以它物名及其動而爲物有萬不同則各
隨其所成之物名之而不得復以五行名
矣但十其爲五常之性也而萬行之理已
無不包及其爲萬殊之行也而五常之體
亦未嘗不存恐如五行之方具而萬用之
質已無不全及其爲萬殊之用而五行之
體亦未嘗不立極而言之則人道周乎四

從革ハ一旦人ノ手ニ從
テ出未テ其後ハ又
モノヲ切改ルモノ

海無非五常之為。如物充乎地上而無非
五行之為。凡此雖未知是否。似皆說得去。
但本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皆待人
為。而仁之惻隱。義之羞惡。信之誠實。皆發
於性之自然。相配不得。又土之稼穡。與孝
述。所謂為瓦墼之類。又說不上。不知五行
之與五常。本不可如此牽合。耶為復可以
配說而未得其說。耶。仁之行固有可言。若

義禮智信之行。皆未見其實。然可指之曰。
得非四者之行無往不在。而不可一一強
名耶。區區求之而未得其說。先生批云。萬
物雖不可以五行名。然其分各有所屬。則
亦未離其類也。萬行之於五常亦然。從革
曲直稼穡。是其本性之發。非人之所能為
也。若曰人為。則胡不能使木從革而金曲
直乎。
續集

先生答黃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
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
而理絕不同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
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
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
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
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
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

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注是看其已得之
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
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
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
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
不盡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
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
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

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
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
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四語類中間只
某有疑問皇先生曰人物之性有所謂同
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
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
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
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網緼交感萬

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
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
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
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
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
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
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者通
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

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爲知覺爲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爲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今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梏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

見闢於孟子而先生於集注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爲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注或問異同爲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批

是以理言

語類七
十七

陰陽是陽中^天之陰陽剛柔是陰中^地之陰陽

剛柔以質言是有箇物了見得是剛底柔

底陰陽以氣言

語類七
十七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默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个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行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

為溫吸則為寒耳

語類
六

答袁機仲書曰來喻以東南之溫厚為仁西北之嚴凝為義此鄉飲酒義之言也然本其言雖分仁義而無陰陽柔剛之別但於其後復有陽氣發於東方之說則固以仁為屬乎陽而義之當屬乎陰從可推矣來諭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為柔以義為剛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屬乎陽

剛之不可屬乎陰也於是彊以溫厚爲柔
嚴凝爲剛又移北之陰以就南而使王乎
仁之柔移南之陽以就北而使王乎義之
剛其於方位氣候悉反易之而其所以爲
說者率皆參差乖迤而不可合又使東北
之爲陽西南之爲陰亦皆得其半而失其
半愚於圖子已具見其失矣蓋嘗論之陽
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

者其氣彊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
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
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
以歛藏爲事作長爲生歛藏爲殺此剛柔
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
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楊子雲之所謂
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
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

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
爾文集三十八
答蔡季通書曰：仁義之說固如來喻，但於說卦六畫中安排，則仁剛義柔不可易矣。仁柔義剛，又別是一說，不相參雜也。程先生謂天地間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正是此意而表於此等處，都懵然不曉，所以難說話也。

文集四
十四

問仁是柔如何，却屬乎剛義，是剛如何，却屬乎柔？曰：蓋仁本是柔底物事發出來，却剛，但看萬物發生，便自恁地奮迅出來，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却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如人春夏間陽勝，却有懈怠處；秋冬間陰勝，却有健實處。又問楊子雲：君子

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錄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語類七

董叔重以書問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見矣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仁爲陽剛義爲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或謂楊子雲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爲

用之意答書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

用剛文集五十一

先生答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如此仁便有个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个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烈語類六

陰陽剛柔仁義看來當曰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賜與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這見得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處語類七

答江元適書曰熹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

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繆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爲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

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文集三十八

問楊氏謂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竊謂以心之德爲仁則可指人心卽是仁恐

未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此指而示之近緣人不識仁義故語之以仁只在人心非以人心訓仁義只人之所行者是也語類

五十九

答李元翰書曰元翰前日說得儘近似今看所示又說開了蓋前日所說尤非實見故把捉不定又會走作爾如前日云存得此心卽便是仁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

心者行之不合於心者勿爲又說從義上去
去了不干仁事矣今所寫來者乃先存得
此心二句便只說合於心爲之云云云云却是
全說不著也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
人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義之別蓋仁是
此心之德纔存得此心卽無不仁如說克
已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
爾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云云云云則

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
行却是仁之用處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
方能審度事理如其不然則方寸之間自
無主宰亦不復能審度可否而行所當行
矣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
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
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爾文集五十九
正淳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

事之宜德與理俱以體言制與宜俱以用
言否曰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
親切處心之制却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
處物為義是也楊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
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為宜則義有
在外意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則是處物
者在心而非外也

語類五十一

問心之制是裁制曰是裁制問莫是以制

其心曰心自有這制制如快利刀斧事來
劈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
邊去

語類五十一

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自入身言之則
有動靜自理言之則是仁義

語類五十六

仁義其體亦有先後

語類六

仁義互為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
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

其所語類六

義之嚴肅即是仁底收斂語類六

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語類六

答劉季章書曰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

董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文集五十三

先難後獲即仲舒所謂仁人明道不計功之意語類三十二

南軒張公神道碑載其常言曰學莫先於

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
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
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
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
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文集
八十九

答何叔京書曰仁義者道之全體此說善
矣又云能居仁由義則由是而推焉無所

往而非道則又似仁義之外猶有所謂道
者矣是安得爲全體哉親親而加以恩似
有夷子施由親始之病夫親親之有恩非
加之也欲親親而不篤於恩不知猶有病
否大抵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
親反有不厚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
而仁民反有未至文集
四十

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

所以爲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匯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

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云自斬而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于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

仁行一動義理知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
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出來其實
只是一箇道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分別
且如心性情虛明應物知得這事合恁地
那事合恁地這便是心當這事感則這理
應當那事感則那理應這便是性出頭露
面來底便是情其實只是一箇物事而今
這裏略略動這三箇便都在子細看來亦

好則劇又舉邵子性者道之形體處曰道
雖無所不在然如何地去尋討他只是回
頭來看都在自家性分之內自家有這仁
義禮智便知得他也有仁義禮智千人萬
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推而廣之亦
無不是這道理他說道之形體便是說得
好語類百
十六

曰莫管他陽動陰靜公看得理又過了大抵看理只到這處便休又須得走過那邊看便不是了然仁主於發生其用未嘗不動而其體却靜知周流於事物其體雖動然其用深潛鎮密則其用未嘗不靜其體用動靜雖如此却不須執一而論須循環觀之蓋仁者一身混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

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若必欲以配陰陽則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靜然陰陽動靜又各互為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亦在學者默而識之語類三十一問知者動仁者靜動是運動周流靜是安靜不遷此以成德之體而言也若論仁知之本體知則淵深不測衆理於是而斂藏

所謂誠之復則未嘗不靜仁者包藏發育
一心之中生理流行而不息所謂誠之通
則未嘗不動曰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
為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今夫
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
息故主于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
安重不遷故主于靜今以碗盛水在此是
靜也畢竟他是動物故知動仁靜是體段

模樣意思如此也常以心體之便見

語類
三十

問知者動集注以動為知之體知者樂水
又曰其用周流而不窮言體用相類如何
曰看文字須活著意思不可局定知對仁
言則仁是體知是用只就知言則知又自
有體用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豈得男便
都無陰女便都無陽這般須相錯看然本

抵仁都是箇體。知只是箇用。語類三十二然太極圖說則知爲靜而仁爲動。如何曰。且自體當到不相礙處。方是良久曰。這物事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子貢說學不厭爲知。教不倦爲仁。子思却言成已爲仁。成物爲知。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却有運用之意。又云。知是伏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則有運用。然至于運

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于動。語類

三十一其非也語類三十一

問成已。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已復禮爲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語類六十四

成已仁也是體。成物知也是用。學不厭知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用。語類六十四

學不厭所以成己而成己之道在乎仁。教不倦所以成物而成物之功由乎知。語類六十一

四

仁者溫淳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為之而所為自帖帖地皆是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知也。語類二十六

問謝氏仁知之說曰世間自有一般渾厚

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其終亦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夫子以仁者知者對而言之誠是各有所偏。如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及所謂好仁者惡不仁者皆是指言兩人。如孔門則曾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如此章亦只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爾。語類三十二

答林德久書曰別紙所論敬為求仁之要

此論甚善。所謂心無私欲，即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洩氣象，乃為得之耳。顏子不改其樂，五傳是他功夫到後，自有樂處。與貧富貴賤了，封人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仁智壽樂，亦是功夫到此，自然有此効驗。來喻雖亦無病，然語意終未親切。活絡更宜涵養玩索，更於仁智實處下工夫，則久當自見矣。文集六十一

顯諸仁藏諸用。一句本只是一事藏諸用，便在那顯諸仁裏。向正如昨夜說一故神兩故化相似，只是一事顯諸仁，是可見底。藏諸用是不可見底。顯諸仁是流行發用處。藏諸用是流行發見底物。顯諸仁是千頭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藏諸用是顯諸仁底骨子。譬如一樹花，皆是顯諸仁。及至此花結實，則一花自成一實。方衆花

開時共此一樹共一箇性命及至結實成熟後一實又自成一箇性命如子在魚腹中時與母共是一箇性命及子既成則一子自成一性命顯諸仁千變萬化藏諸用則只是一箇物事一定而不可易張乖崖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這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皆未定及已判了更不可易顯諸仁便是繼之者善也藏諸

用便是成之者性也天下之事其燦然發見處皆是顯然者然一事自是一事一物自是一物如元亨利貞元亨是發用流行處貞便是流行底骨子流行箇甚麼只是流行那貞而已或曰正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否曰顯諸仁似恕藏諸用似忠顯諸仁似貫藏諸用似一如水流而為川止而為淵激而為波浪雖所居不同然皆是水

也。水便是骨子，其流處激處皆顯者也。顯諸仁如惻隱之心，藏諸用似仁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顯諸仁也。仁義禮智藏諸用也。只是這箇惻隱隨事發見，及至成那事時，一事各成一仁。此便是藏諸用，其發見時在這道理中發去，及至成這事時，又只是這箇道理。一事既各成一道理，此便是業業是事之已成處，事未成時不得謂之。

業盛德便是顯諸仁，處顯諸仁者德之所以盛，藏諸用者業之所以成。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正是顯諸仁，藏諸用底時節。盛德大業便是顯仁，藏用成就處也。

語類

七十
四

和漢洋書
三古本堂
高知支店
關成支店

